

宋槧太平御覽



403  
41



13  
號 403  
卷 41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八

職官部四十六

王師

王傅

王侍讀

王文學

國郎中令

國中尉

國侍郎

府長史

王師

府司馬

郡國相

國常侍

府司馬

漢書曰王式字翁思東平人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  
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治事使者責問曰師  
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  
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臣以三百五篇諫是  
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王傅



新金圖書  
此係聯治  
八年八月  
廿八日  
山田一人  
所購以贈  
八幡中

後漢書曰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杜林爲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遊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

吳志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纔足自容隣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

唐書曰丘悅河南陸渾人亦有學業景龍中爲相王府掾與文學韋利器典籤裴耀卿俱爲王府直學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開元初卒撰三國典略三十卷行於時

王友

晉中興書曰謝尚字仁祖司徒左西屬爲會稽王友北史曰蕭大園除滕王道友道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之者妄耳如使有之亦不足恠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不隱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道乃大笑殷浩別傳曰會稽王少著名譽友學之舉必極有德以浩

爲友

山公啓事曰近啓修武令劉訥補南陽王友詔曰友誠宜得有益者然以長吏治民不易屢易爲疑令散人無依仰又啓今者職散中誠自有人然劉訥才志外內共稱臣以爲宜蒙此者是以啓及不審固可用不詔可爾所啓

王侍讀

隋書曰楊汪字元度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翼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日王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唐書曰姚思廉初爲代王侍讀屬義師入京城時府寮駭散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義師入殿門思廉謂之曰唐公舉兵本臣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服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須臾太宗至聞而義之許其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觀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謂也太宗

居藩引爲文學及親征徐圓朗思廉時在洛陽太宗嘗從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百段遺其書曰想卿節義之風故有斯贈

王文學

魏志曰中山恭王衮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不能廢也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衮美衮聞之大驚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以上聞適增其負累也

晉書曰鄭袤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爲臨淄文學

晉諸公讚曰扶風王年八歲聰明善詩賦中表奇之魏烈

祖以為齊王芳文學

長沙耆舊傳曰太尉李公時為荊州刺史下辟書夫採名珠求之於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割百蚌不得一珠不可捨蚌求之於魚或百文學不出奇士不可捨文學求之於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學亦士之場矣

郡國相

東觀漢記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遷膠東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科其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民不欺

又曰魯平字叔陵拜趙相為政尚寬惠禮讓雖在官不廢教授門人常有數百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後漢書曰張禹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城東觀記曰坡水廣二

十里徑亘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與坡同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

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人假與種糧親

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

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人用溫給

又曰趙咨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燉煌曹暁

咨之故孝廉也咨為燉煌太守時暁薦為孝廉迎路謁候咨不為留暁送

至亭水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

為天下笑即弃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

所貴若此

謝承後漢書曰東郡趙咨為東海相人遺其雙枯魚噉之

二歲不盡以儉化俗

魏志曰初曹公為兗州以東平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也

邈劫諶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

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邈敗生得謀衆爲讎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又曰太祖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長吏多阿附貴戚賦污狼籍於是奏免其人禁斷淫祀奸究逃竄郡界肅然

蜀志劉備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耻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晉書曰文帝輔政阮籍常從容言於帝曰平生曾遊東平縣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又曰阮神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於河內與神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

九州春秋曰孔融爲北海相一朝殺郡督郵

會稽典錄曰駱俊字孝遠烏傷人孝靈皇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賊並起陳與接境四面受敵俊厲吏民爲之保鄣出倉見穀以贍貧民隣郡士庶咸往歸之身損俸祿給其衣食民有產子常勅主者厚致米肉生男女者輒以駱爲名

漢書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

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謇謇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之王又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

之危也  
又曰周勃等共誅諸呂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願大王勿疑也代王遣太后弟薄昭見勃勃等俱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信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乘傳詣長安群臣奉法駕代邸皇帝即日夕人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續漢書曰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國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掌王夫人郎中宿衛官也

魏志曰表渙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

下穀者親舊也

晉中興書曰顧榮時在洛者唯陸機陸雲及榮唯三人而已機雲雖有才藻不及榮也以南土秀望補吳王郎中令沈約宋書曰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表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王惠居之

續搜神記曰會稽朱弼為王國郎中令營立第舍未成而卒同郡謝子木代其事以弼死亡乃定簿書多張功費長百餘萬以其賊誣弼而實入于木子木夜寢忽聞有人道弼姓字者俄頃而到于木堂前立謂之曰卿以枯骨腐肉專可得誣當以某日夜更相書言終忽然不見○陸機詣吳王表曰臣本吳人靖居海隅朝廷欲抽引遠人緩慰遐外故太傅所辟殿下東到淮南發詔以臣為郎中令

國中尉

史記曰魯申公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偃爲膠西中尉其治官皆有廉節稱其好學

漢書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稍遷爲魯中尉

又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齊人公孫詭多奇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

續漢書曰清河王小心恭孝特見親愛後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詔清河國置中尉內史賜乘上御物焉

漢舊儀曰帝子爲王王國置太傅相中尉各一人秩二千石以輔王

三輔決錄曰淮陽憲王宣帝愛子器異其才欲以爲嗣王特寵自驕天子乃用韋玄成爲中尉以輔導之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蕭望之等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邵氏家傳曰邵弘字德裕時景帝爲瑯邪王詔書高選官屬請君爲中尉君爲人體素方嚴儀容甚偉雖私門接對僮僕儼然不厲而威王甚憚焉王嘗候君晝息身隨使者潛至君舍令使者進曰王有令君徐理鬢冠履俯伏盡禮然後讀之王與使者羣立瞻聽爲之歎息曰古人稱不愧于屋漏其邵中尉乎吾叛逆詐以試長者豈不陋哉王虛心受納忻宴言語晝夜無休君乃上書諫王王讀三四瞿然失色後謂左右曰思邵中尉之言使人于今毛豎

國常侍

漢書曰龔舍字君倩少好學明經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

晉陽秋曰甘卓字季思察孝廉爲吳王晏常侍

國侍郎



王隱晉書曰孫秀瑯邪國書佐爲趙王倫國侍郎  
相譚新論曰宣帝元康神爵之間丞相奏能鼓雅瑟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召見温室拜爲侍郎

府長史 諸府附

漢書曰張湯爲御史大夫爲三長史朱買臣等所譖帝遣杜周詰湯湯欲對周曰君爲大臣今被責詰何用對爲於是自殺臨死上書曰譖臣者三長史也帝追惜湯悉誅三長史

又曰趙充國從貳師將軍擊匈奴身被二十餘瘡武帝視而嗟嘆遷車騎長史

晉書曰劉輿爲魏郡太守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賦也近則汙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薄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

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應機辯畫越顧眎酬接卽以爲左長史

又曰劉輿爲東海王越左長史越既秉政時賓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晉中輿書曰王獻之少有清譽亦善隸書後將軍謝安請爲長史甚欽愛之  
又曰薛兼字令長與同郡紀瞻等初入洛張華歎曰皆南金也屢遷至丞相右長史兼恪勤王事以上佐祿秩優泰每約損辭讓以取周而已

宋書曰阮萬齡陳留尉氏人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爲孟昶建威府長史時表豹江夷相繼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

有三素望  
齊書曰庾杲之出為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儉府為入芙蓉池  
又曰陸慧曉為晉熙王冠軍長史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輒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又曰陸慧曉遷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為比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張躍字世淵清河東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石勒偉其儀辯拜世子衛軍長史勅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後魏書曰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好學有文才太祖

為代王遷為左長史決策幃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  
南史曰孔覲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性使酒恃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聞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嫉之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為府長史典籤諡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遣人覘其醉醒  
隋書曰衛玄初仕周武帝親摠萬機拜益州摠管府長史賜以萬釘寶帶  
唐書曰和元祐為千牛衛長史先是元祐獻詩十首其詞猥陋皆寓言屢幸而意及兵戈韋氏命拘於大理而將戮月餘而韋氏就誅其詩言若合符讖故上聞而拜之  
魏武故事載令曰府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

勤事心如鐵石國之長吏也蹉跌久不辭之捨騏驎而不乘焉惶惶而更求哉今故教辟之

陶氏家傳云猷字恭豫王導以君江東傳望請為右軍長史君恪勤王事每當朝日恒夙興就路及到府門輒先衆僚為人美容止善談論亦以此見稱當世焉

府司馬 諸府附

左傳曰季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也愠而不出閔子馬見

之曰閔子馬閔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

不孝不患無所所也恭敬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公鉏

然之恭敬朝夕恪居官次

家語曰鄉射曰孔子觀於鄉射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

豐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

出延射者 子路為司馬故射至

魏略曰諸葛誕伐吳戰于東關上欲速進軍司馬王儀諫

曰吳賊必有伏宜持重不可進上不聽果為吳人所覆儀

曰今日之敗誰當其咎上曰司馬欲委罪孤耶遂法儀

晉書曰石苞為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

讓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廉貞之士

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

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汚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苞雖未

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帝乃止

晉陽秋曰晉陵人韋夔相脩令於坐相劉裕仕官當至州

不夔云劉粗是有相人當不失邊州刺史既出私於裕曰

卿大有貴相向不敢極言耳裕惡其言未略答曰卿狂言

驗當相用為司馬義旗後數年夔見裕訴曰周成不負桐

葉之信公不應忘司馬之言今不希鎮軍府聞護軍司馬

缺願賜卒恩裕美而用之  
晉中興書曰中宗爲安東將軍鎮下邳請王導爲司馬軍  
國之事無不諮訪中宗遷鎮建康導爲司馬委以政事于  
時朝野傾心號曰仲父導忠於事上達於從政以百六之  
弊寄寓江左爲治之本務在清靜  
沈約宋書曰羊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鮮之  
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板補右將軍  
劉蕃司馬  
後魏書曰辛祥爲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  
被誣爲賊官屬推據咸以爲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  
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世說云謝奕爲相宣武荆州司馬奕旣上猶推布衣之交  
在温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日我方外司馬也奕

醉温於主許避之主每日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九  
職官部四十七  
從事中郎  
府掾  
府屬  
諮議參軍  
公府舍人  
記室參軍  
府參軍  
諸府附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九

職官部四十七

從事中郎

府掾

府屬

諮議參軍

公府舍人

記室參軍

府參軍

從事中郎

諸府附

魏志曰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酈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為從事中郎  
吳志曰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導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

晉書曰祖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薛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何必輕於五羖皮耶

又曰稽紹字延祖方直儒雅爲衛軍從事中郎

虞預晉書曰劉隗字大連彭城人學涉有具爲祕書郎避亂南渡遂爲中宗從事中郎甚見器遇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謝萬少而才器雋秀太宗聞其名取爲鎮軍從事中郎

抱朴子曰友人稽君道爲廣州刺史其弟應靜爲太傅從事中郎別於襄陽君道泣而應靜不泣抱朴子以爲丈夫宜然

府掾 諸府附

史記曰倪寬爲廷尉史爲人溫良有廉智張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而寬爲掾漢書曰陳遵爲公府掾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尚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東觀漢記曰吳良以清白方正稱東平王蒼辟爲西曹掾數諫正蒼多善策蒼上表薦良

續漢書曰府掾比古之元士皆三命也

漢舊注曰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故通爲百石云魏志曰董尋字文輿爲人忠直爲軍謀掾青龍中上大興宮室羣臣皆負土尋上書諫曰今臣自知言必死而臣自譬於九牛之一毛生旣無益其死何損且比本不生矣是以發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以累陛下

魏略曰令狐劭字孔叔在安邑毛城中會太祖攻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劭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劭署軍謀掾蜀志云馬良字季常為左將軍掾後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卽草曰寡君遣掾良通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納以慰將命權善待之

吳志曰張溫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曹掾晉中興書曰荀闔字道明有清稱京師為之謠曰洛中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問辟以為掾又曰王珣弱冠與陳郡謝玄俱辟大司馬桓溫溫語人曰謝掾年三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典略曰趙戢除萬年令遂遭三輔亂客荆州劉表以為賓客是時白衣平原禰衡高論冠世來遊京師詆訛朝士及南見戢歎之曰所謂鐵則干將莫耶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後辟魏王相國掾

殷氏家傳曰殷泰字子平為文皇帝車騎掾委以書記上歎曰非唯秋兔之毫乃是鷹鷂之爪

郭子曰王仲祖謝仁祖同為王公掾在坐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王命為之謝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視顧謂諸客曰使人思安豐

安豐王戎封也

語林曰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以地辟之既見無所他問問來時米幾價藍田不荅直張目視王公王公云王掾不癡何以云癡

府屬 諸府附

漢書曰谷永字子雲爲長安吏後博學經書有茂才除補御史大夫屬

華嶠後漢書曰陳寵以時俗三府掾屬不肯親事但出入養虛故寵獨勤心於事又以法令繁冗不良吏得生因緣以致輕重乃置撰科牒辭訟比例使事類相從以塞奸源其後公府奉以爲法

魏志曰蔣濟字子通辟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

又曰胡質字文德少與蔣子通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濟爲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摹大略不及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祖辟爲丞相屬

臧榮緒晉書云劉沉字道真世爲北州名族博學好古辟

衛瓘屬

范亨燕書曰鮮于休有才器伎幹辟爲左光祿大夫曹屬

諸府附

齊書曰張岱歷爲三府諮議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旣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南史曰柳叔夜年十六爲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遷光諮議參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答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耶遂自殺

諸府附

史記曰李斯上蔡人也爲丞相呂不韋舍人漢書曰爰盎字絲楚人也爲將軍呂祿舍人

大正印電 卷一百四十九 四



又曰田叔字子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衛青後使刺三河奏事稱意為京輔都尉也于寶晉紀云閻纘為人鯁直不畏強禦初仕為太傅楊駿舍人

諸府附

魏志曰太祖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所作鍾會以中郎在大將軍管記室事為心腹之任時人謂之子房

吳志曰孫奭以書干東海王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祕之勉之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書榜題通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預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丞少而冲淡弱冠知名太尉王衍

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重勅于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又曰殷浩字淵源弱冠與京兆杜乂並有美譽善言玄理論難精微故風流清談皆歸之征西將軍庾亮引為記室參軍

又曰孔寅字舒元中宗命為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時書命殷積寅每稱職

沉約宋書曰孔顓署衡陽王義季記室奉牋固辭日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敢居之顓學不綜貫性又疎惰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闡假吹之尤方斯非濫三國典略曰顏晃字克明瑯邪臨沂人也少孤貧有詞彩

解褐梁邵陵王綸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常使于府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荅曰猶少於宮中學士杜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梁元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謂龕曰顏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諮稟

後周書曰郁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

隋書曰魏澹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爲記室

唐書曰李巨川字下已隴右人國初十八學士道玄之後

故相逢吉之姪曾孫父循大中八年登進士第巨川軋符應進士屬天下大亂流離奔播切於祿仕乃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辟爲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臣合諸藩叶力殄冠軍書奏請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鄰無不聳動重榮收復之功巨川之助也

典略曰阮瑀字元瑜陳留人以才自護曹洪聞其有才欲使報荅書記瑀不肯榜荅瑀瑀終不屈洪以語曹公公知其無病使人呼瑀瑀終惶怖請門公見之謂曰卿不肯爲洪且爲我作之瑀曰諾遂爲記室

世說曰太原孫楚字子荆爲大司馬石苞記室參軍又曰郗超王珣並以儔才爲桓温大司馬所眷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桓時爲荊州超爲人多鬚珣形狀短小于

時西人爲之歌曰驕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府參軍 諸府附

魏志曰張范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謂文帝曰舉動必咨此人世子執子孫禮

又曰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備九錫以彰殊勳密以諮荀彧或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

又曰曹休字文烈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恒委事於休

又曰于禁屯穎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誨諭遂相親睦

又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程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如舊法昱曰今天下略定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衆議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荅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文帝曰君慮之善卽曰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悅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也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晉書曰魏舒字陽元爲相國參軍府朝碎事未嘗不見是非至廢興大事衆人旣下意然後徐爲之多出衆議莫不

敬從晉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又曰孫楚字子荆爲佐著作郎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才器頗侮易苞初至揖曰天子命我參鄉軍事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弛敬自楚始也  
又曰李洵字宜伯容兒簡素頽然若不足者而智度沉邃言必有中高祖爲大將軍洵再參軍上信重之○臧榮緒晉書曰庾敷字子嵩參太傅軍事從子亮少時見敷在太傅府僚佐多名士皆一世秀異敷處其中常自袖手  
晉中興書曰郗超字景興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儻高雋籠蓋當時時人爲之語曰揚州獨步王文度盛德絕倫郗景興交遊士林每在勝拔又精於理義大司馬桓溫取爲參軍英氣蓋世罕有所推與超相見常謂不能測也

又曰薛兼爲軍祭酒言於中宗曰臣邑人張闔才幹堪任當今之良器願垂引納以綜朝事中宗卽召闔爲安東參軍

又曰郭璞爲尚書郎大將軍王敦以璞有術取爲參軍璞畏不敢辭

又曰中宗之爲安東取周訪爲參軍在散輩中未之識也府進鎮東訪隨例爲參軍時府參軍譙國周訪有罪當死誤收訪訪自列無罪而吏不察訪窮蹙乃身自執使仗奮擊收捕數十人皆被創披散訪得逸走歸府中宗聞大驚怒不問格鬪之罪

又曰蘇峻反范汪逃遁西歸時庾亮溫嶠治兵潯陽咸以衆少賊強未敢即路且信使阻絕不相知聞及汪經過嶠等訪焉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強易弱

朝廷倒懸宜時進討嶠等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事

又曰阮孚字遙集咸子也避亂渡江中宗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又曰鎮南將軍劉弘以陶侃爲長史謂侃曰我昔爲羊太傅參軍羊公見語云君後當居我身處我今相察亦復然也

沉約宋書曰宗越隨柳元景北伐領馬幢主隸柳元怙有戰功在景後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荅曰征伐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

宋書曰王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

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  
梁史曰沉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累千金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曰沉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旣無用佐特故遂飲啄之願耳還家積載以墳素自娛後秦記云姚襄遣參軍薛瓚使相温温以胡戲瓚瓚曰在北口狐居南曰貉何所問也  
後周書曰梁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卽授右府長流參軍  
文章志云顧凱之字長康博學有文章性遲鈍爲相温參軍甚被親昵温嘗語人云凱之體中有癡黠各半合而論之只得平平耳

于寶司徒儀曰行參軍之職掌凡使命及督察覆行之事  
彈劾逋遺獻納聞見以達視聽  
世語曰王子猷作桓温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此  
當相斷理初不荅直高視以手板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  
爽氣

又曰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不能者罰酒  
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覽筆便作其一句云娜子瑜反  
隅躍清池桓問娜隅是何語荅云蠻名魚為娜隅桓公曰  
作詩何以為蠻語隆荅曰千里投君始得為蠻府參軍那  
得不作蠻語

魏武選令曰今詔書省司隸官鍾校尉材智決洞通敏先  
覺可上請參軍事以輔聞政

俗說曰陶夔為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

一參軍督護在坐陶於坐作詩隨得五三句後坐參軍督  
護隨寫取詩成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  
經日方成王怪收陶參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愕不知所以  
王後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

諸葛亮與參軍掾屬教曰任重才輕固多闕漏前參軍董  
幼宰每言輒盡數有諫云雖性鄙薄不能悉納幼宰參署  
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未有忠於國如幼宰者亮可以  
少過矣

孫綽為功曹參軍駁事牋曰綱紀居管轄之任以糾司外  
內駁議彈射誠無所拘然亦所以獻可替否舉直繩違而  
已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九

漢書曰諸葛豐為司隸無所迴避京師為之語曰聞何開  
逢諸葛見以逢諸葛故也 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  
犯法與章相連豐欲劾奏適逢章出豐駐車舉節招章曰  
下欲收之章馳去豐奔車逐之章突入殿得免由此成帝  
遂收豐節也

又曰鮑宣字子都明經為司隸丞相孔光行園陵官屬行  
馳道中宣使鈎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以摧辱宰相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

職官部四十八

司隸校尉

州牧

通典曰司隸周官也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

謂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也物謂衣服兵器之屬帥其民而捕其盜賊

漢書曰諸葛豐為司隸無所迴避京師為之語曰聞何開

逢諸葛見以逢諸葛故也 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

犯法與章相連豐欲劾奏適逢章出豐駐車舉節招章曰

下欲收之章馳去豐奔車逐之章突入殿得免由此成帝

遂收豐節也

又曰鮑宣字子都明經為司隸丞相孔光行園陵官屬行

馳道中宣使鈎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以摧辱宰相事

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內宣坐  
閉拒使者大不敬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  
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  
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宜罪減死一等  
又曰蓋寬饒字次公爲司隸校尉子常步行好直言犯上  
無所迴避

又曰王駿爲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

東觀漢記曰鮑永爲司隸校尉時趙王良從上送中郎將  
來歙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  
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  
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  
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門候岑尊詰  
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

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  
臣之禮大不敬也

後漢書曰鮑昱爲司隸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  
坐救火遲免

又曰鮑永爲司隸鮑恢爲都官從事並不避強禦詔策曰  
貴戚曰當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子昱復爲司隸  
初拜使封胡降檄世祖遣問昱曰有所恠否對曰臣聞故  
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名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  
著姓也上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

又曰李膺字元禮拜司隸校尉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  
無道畏膺而逃藏讓舍柱中膺率將吏破柱取朔付獄殺  
之讓訴寃於帝帝詔詰膺曰昔仲尼爲魯刊冠七日而  
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旬懼以淹留爲讐不意獲速疾



之罪乞留五日克殄元惡帝謂讓曰汝弟之罪也自是宦  
官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司隸  
也  
又曰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也卹憂每入官舍輒  
更繕脩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  
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代魯相三葉皆  
爲司隸時稱其盛  
又曰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議以爲不  
宜使有司省察公輔乃止  
續漢書曰陽球字方正漁陽人也少有勇氣尚書令中常  
侍王甫曹節等秉權勢球常唾手拊髀曰陽球作司隸此  
曹子何得爾耶尋爲司隸明日詣闕謝恩甫時休下在舍  
悉表甫罪收送洛陽詔獄自臨拷之甫子萌亦見收

又曰牟融拜司隸校尉典司京都執憲持平多所舉正百  
僚莫不慄憚

又曰百官志曰司隸校尉一人比千石孝武時持節常察  
舉百僚以下及京師近都犯法者

謝承後漢書曰華松擢爲司隸校尉是時貴戚專勢有司  
軟弱莫敢糾罰松下車閉閣不通私書不與豪右相見姦  
慝犯者輒死奏馬氏三侯群皆斂手

應劭漢官儀曰司隸校尉糾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州郡  
國無不統陞坐見諸卿皆獨席

魏志曰徐宣遷司隸校尉從至廣陵大軍乘舟風浪暴起  
帝船迴到宣船在後凌波而前群寮無至者帝壯之  
又曰鍾會爲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  
不畢綜

晉書曰傅玄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明外坐在諸卿上絕席而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寮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攝伏臺閣生風

臧榮緒晉書曰傅咸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辭旨懇切上不聽切勅使者逼就拜授咸悲鯁傷咽以身無兄弟職無假到官之日喪祭無主重自陳乞遂不見聽聽於官舍設靈坐朔望奉祭咸卧病治職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郡縣容縱寇盜充牣攻篡囚徒掠奪市道交私請

託朝野溷淆咸於是奏免河南尹京都肅然貴戚憚之數月之間三奏免選官奏按謬終無曲撓雖不見從有司肅然

晉志曰漢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

晉諸公贊曰劉毅字仲雄爲司隸奏太尉何曾尙書劉寔父子及羊琇張他等所犯狼籍司部守令事相連及觀風投印綬者甚衆皆以爲毅能繼諸葛豐蓋寬饒也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王猛望燕師之衆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唐書官品志曰司隸臺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諸巡察其所掌六條一察品官以上理政能不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

察豪強姦猾侵害下人及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  
察水旱蟲災不以實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五察  
部內賊盜不能窮逐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異  
行隱而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輅巡郡縣十月入奏  
英雄記曰董卓謂王允曰欲得一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  
允曰唯有蓋勳元周京兆耳卓曰此明智有餘不可假以  
雄職  
列異傳曰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上計掾於道中  
遇一書生獨行時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  
而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卽賣一餅以殯其餘  
銀及素書着腹上呪之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  
在此今使命不獲火留遂辭而去至京師有駿馬隨之人  
莫能得近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關內侯家日

暮住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馬入白侯曰外客盜騎  
昔所失駿馬侯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侯曰若此  
乃吾馬昔年無故失之子都曰昔年上計遇一書生卒死  
道中具述其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椁視銀  
書如言侯乃舉家詣闕上薦子都聲名遂顯至子永孫昱  
並爲司隸及其爲公皆乘驄馬故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  
司隸再入公馬雖疲行步轉工  
傅咸集教曰司隸校尉舊號卧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  
領而衆毛順

州牧

漢書曰何武與翟方進奏曰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今  
部刺史居牧伯之位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  
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

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  
續漢書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以賑飢民民歌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有皇甫兮復安居

吳志曰呂範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也其居家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又曰呂岱傳廖式作亂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騷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  
晉書曰張茂爲涼州牧武公軌之子也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其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

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爲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道業不宜勞役崇飾臺榭比年已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也茂曰吾過也命止作役

又曰張駿爲涼州牧刑清國富群寮勸進稱涼王領秦宜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

北史曰裴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歡服焉號爲獨立使君

北史曰後魏廣陽王嘉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三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

雖有暫勞奸盜永止詔從之  
後周書曰蘇綽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大祖甚重之常置  
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計帳者  
不得居守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一  
職官部四十九  
都督  
都督  
都督護  
都督

晉書曰杜預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南土美而謠之曰後世  
無叛由杜翁執識智名與勇功

又曰陶侃為都督荆雍益梁四州諸軍事是時荊州大飢  
百姓多飢死侃至秋熟輒糴至飢復價糴之士庶歡悅咸  
蒙濟賴

又曰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吳人悅  
服呼為羊公  
又曰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  
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

懷歸附

又曰陳騶爲陶侃廣州長史侃夢有司馬以鎧與侃騶以爲司馬國姓鎧者捍國之器節下當進位果除都督交州又曰張寔都督涼州下令曰忝繼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飢旱殆由庶事有關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荅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

又曰石苞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又曰劉胤代溫嶠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胤位任轉高放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胤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郗鑒咸云胤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繩紀頓絕自

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汰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悅曰聞溫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胤此乃溫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唯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爲郭默所害

又曰王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相冲王坦之垣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授爲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

北史曰賀蘭祥除都督荊州刺史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爲政耶命所在收藏時夏亢陽即日降雨

唐書曰宋璟轉廣州都督仍爲五府經略使廣州舊俗皆以竹茅爲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夷夏懷惠立碑以紀其政  
又曰王方翼爲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

摠管

後周書曰長孫儉爲荊州摠管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又曰赫連達遷大將軍夏州摠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守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緇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

北史曰韋孝寬爲延州摠管兄夔至州與孝寬相見將別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夔夔以其華飾心不欲之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而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策新亦非吾志也乃乘舊馬以歸  
隋書曰元襄爲原州摠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褻察其色寬而辭正遂捨其人商詣闕訟襄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薄責襄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襄便卽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襄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上謂襄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賊非善事何至自誣也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卽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刑法不持文書約束至令爲物所疑臣

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纆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

又日元景山爲豪州摠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季真等聚結亡命每爲劫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遂捕之迴洛季真挺身奔江南擒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爲大治

又曰韋世康嘗因侍宴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載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力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摠管時天下唯置四大摠管并揚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爲美世

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

又曰韋藝遷管州摠管藝容兒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

又曰薛道衡聲名籍甚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旣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摠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遠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氓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賫物三百段九鍔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疋慰勸遣之

又曰樊子蓋轉循州摠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

又曰令孤熙拜桂州摠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已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賜帛五百疋發



傳送其家累改封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揔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揔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爲大化

又曰李安領行軍揔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令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爲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

唐書曰田留安拜魏州揔管劉闢之亂也來攻州城于時山東豪猾多殺長吏以應賊百姓洶洶咸懷異志凡諸守皆以心腹自衛多所猜防由是上下情隔怨叛者多留安獨撫結所部示無疑阻凡有白事者無間踈遠皆至卧內

謂人曰吾與卿輩同爲國守自宜一心無爲疑貳也必欲奔同即異背順歸逆亦任卿輩斬吾頭而去矣城中父老遞相誠勵子弟曰田公以赤心相付何得負之由是人情遂固州人苑竹林者劉闢之黨也初有異圖留安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引置左右委以關鑰竹林感其意遂歸心焉卒收其力用

又曰劉世讓拜廣州揔管將之官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荅曰突厥比數南寇者徒以馬邑爲其中路耳如臣計者於嶂城置一智勇之將多貯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掠其城下踐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馳驛至彼善爲經略世讓於是兵臨馬邑高滿政以其地來降突厥患之遣曹繁隋來詣中國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爲

亂由是得罪籍沒其家及突厥來降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其妻子

都督護

漢書曰宣帝時匈奴日逐王欲降漢使人與鄭吉相聞吉廢渠犁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三千人小王將十三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將詣京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城遂并護車師以西故號為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乃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撫循外蠻宣明威信封吉為安遠侯漢之號令班於西域始自張騫成於鄭吉也又曰段會宗為人好大節而矜功名為西域都護與谷永相友善永閔其老復遠出與書戒之曰足下以柔遠之靈德復興都護之重職甚休願吾子因循舊質無求奇功萬

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

又曰元帝時甘延壽為西域都護陳湯為副郵支單于數困辱漢使湯與延壽謀曰郵支所在絕遠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從烏孫直詣其城可以成功延壽欲奏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必不從會延壽久病湯獨矯制發兵延壽聞之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豎子欲沮眾耶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陣益置楊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即日引軍分行遂斬郵支單于頭送京師延壽封茂成侯湯封關內侯功大賞少為石顯匡衡所抑

應劭漢官儀曰西域都護武皇帝始開通西域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置使者校尉以領護之宣帝神雀三年改曰都護秩二千石平帝時省都護令戊己校尉領

之  
 沈約宋書曰初漢宣帝置西域都護以加騎都尉若諫大夫護西域諸國光武建武初始有督軍諸使至獻帝建安中魏武相漢遣大將外出督十軍二十軍者始號都督曹表張楊之徒雖以三公假節領川郡然無都督之號也三國時亦有都護中都護左右都督將軍兼督諸軍猶是舊制意也黃初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真始都督中外諸軍事摠諸軍高貴卿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事尋加大都督之號太始中置小都督江左亦時有也吳朝鎮將摠兵亦曰都督大軍出為二部則曰左右都督分武昌為兩部亦曰左右部大軍其摠一者則曰大都督又繞帳羽林無難之屬隨事有督無常號也至諸葛恪以下輔政乃都督中外諸軍事蜀關羽在江陵亦督州軍至張飛姜

維亦為中外都督如吳魏也晉氏以來宰輔任重者為中外大都督方伯望隆者亦加大都督之號凡諸都督雖軍號有輕重無假節也  
 唐書曰馬摠為安南都護摠勦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一  
職官部五十一  
尹  
留守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二

職官部五十一

尹

少尹

留守

春秋傳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也尹正

漢書曰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右

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張晏曰地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

尹者正也秩二千石銀印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守京兆尹廣漢為人強力

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鉅以得

事情蘇峻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鉤鉅者設如欲知馬價則先問狗次

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

賤不失實矣銖兩之鈇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

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廉明威制豪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又曰元始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纓綸逕來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京兆尹雋不疑後到此從吏使收縛之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廷尉驗治何人實得奸詐本夏陽人姓名方遂兒一似戾太子

又曰張敞為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在長安中或曰在章臺下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大也孟康曰撫音撫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然不得大位

為京兆尹九年與楊惲厚坐惲大逆誅

又曰張敞始為尹一日捕諸偷得數百人由是市無偷盜

又曰王尊王章王駿並為京兆有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後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賊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不忍為也聞之者感激自厲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於朝廷

又曰張酺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毆傷市丞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怒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思欲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賊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

執金吾辟吏皆勿遣

又曰楊彪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華嶠書曰甫使門生彪發其姦言之司隸校尉陽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

又曰延篤字叔固及邊鳳皆為京兆尹並有能名語曰前有張趙後有邊延張趙即趙廣漢及張敞也

又曰梁翼為河南尹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翼之短商以讓翼翼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安慰放家欲以滅口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又曰王梁為河南尹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謝承後漢書曰周暢字伯時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

夏旱久禱無應暢自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

表山松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為京兆尹正身率下民不忍欺

應劭漢官儀曰河南尹所治周地也洛陽本成周周之衰微分為東西周秦兼天下置三川洛河伊也漢更名河南守孝武皇帝增曰太守世祖中興徙都洛陽改號為尹尹正也詩云赫赫師尹

魏志曰鄭渾字文公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温信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息

又曰傳嘏字蘭石為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卿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一  
四會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也前尹司馬舉其綱而太簡  
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  
聲聒立司馬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  
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  
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用  
之分官曹之職次考校之具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恒  
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枉橫楚而得其實不爲小惠  
有所薦達及大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  
時無赫赫之名使民久而後安者也  
又曰司馬芝字子華爲河南尹教群下曰蓋君設教不能  
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  
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  
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厲

又曰劉馥字子靖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以書與子  
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王隱晉書曰樂廣字彥輔爲河南尹故郡中廳前多恠後  
人皆於廊下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唯廣處之自若  
嘗外戶自閉二子凱模等懾怖廣使掘牆孔得狸怪乃絕  
代者乃相承入止  
又曰庾純字謀甫太始六年詔曰河南大郡四方表則中  
書令庾純清粹忠正才紹治化其以純爲河南尹  
又曰劉隗補丹陽尹雖在外而萬機秘密皆預聞之  
晉書曰羊曼爲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  
拜丹陽尹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  
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東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  
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眞率

晉起居注曰武帝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  
宜爲遐邇所模以導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  
才兼外內明於治化其以恂爲河南尹  
晉中興書云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  
宋書劉秀之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尹與  
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  
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栗遙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  
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

唐書曰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爲京兆尹摠理衆務  
又曰鄭珣瑜出爲河南尹珣瑜旣入境官吏以逼降誕日  
珣瑜到卽後於事乃送所獻馬賫印於路以例告珣瑜曰  
未上官不可遽有進獻及旣上卽過時矣遂不獻  
又曰郭英乂時嚴武卒元載薦英乂代之遂兼成都尹充

劍南節度使英乂到成都肆行不軌無所忌憚玄宗舊宮  
置爲道士觀內有玄宗鑄金眞容及乘輿侍衛圖畫先是  
節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後視事英乂以觀地有形勝乃入  
居之其眞容及圖畫悉遭毀壞見者無不憤怒

又曰英乂爲成都尹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毬製鈿驢  
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爲笑樂未嘗問百  
姓閒事人頗怨之

又曰許孟容爲京兆尹神策軍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  
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尅日命還之日  
不及期當死自興元已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有渥恩  
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益橫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  
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寃訴於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  
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



然臣職司輦轂合爲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豈不可得  
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震  
又曰劉栖楚爲京兆尹摧抑豪右不顧患難事無大小必  
設鉤鉅故時人重之或稱其機變往往有類於西漢時趙  
廣漢者  
又曰李傑爲河南尹傑既勤於聽理每有訴列雖衢路當  
食無廢處斷由是官無留事人吏愛之先是河汴之間有  
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  
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刻石水濱以紀其績  
又曰柳仲郢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言事者以爲不類京  
兆之政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養爲本  
何取類耶  
又曰蘇震爲太常卿是歲東都耆老表乞行幸上重違其

心選勤舊勳賢爲之牧守遂以震爲河南尹兼御史中丞  
仍充東都畿甸觀察使

英雄記曰董卓廢少帝自公卿已下莫不卑下於卓唯京  
兆尹蓋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

李燮別傳曰燮字德公京兆人拜京兆尹吏民愛敬乃作  
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李邵別傳曰鄧騭弟豹爲將作大匠河南尹缺豹欲得之  
上及騭兄弟亦欲用難便召拜下詔令公卿舉騭以旨遣  
人諷公卿悉舉豹李邵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師檢御  
貴戚今反使親家爲之必不可爲後法公舉司隸羊浸不  
舉豹豹竟不得尹恨公卿不舉對士大夫曰李公寧能不  
舉我故我不得尹耶○莊子曰孫叔敖能以爵祿爲己害  
故三爲令尹三去令尹而色不變

語林曰蘇峻新平温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實  
唯孔君平可以處之孔固辭二公逼諭甚苦孔敖然曰先  
帝大漸卿輩身侍御床口行詔令孔坦尔時正璣臣耳何  
與國家事不可今日喪亂而猥見逼迫吾俎豆上腐肉任  
人割截耶庾愧不能答○說苑曰楚令尹子文之族于法  
者廷理釋之子文責之曰吾豈爲私意耶何廷理之駁於  
法也不宜刑地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人國人聞之曰若  
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  
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  
通典曰凡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  
尹東魏曰魏尹北齊曰清都尹  
楊雄河南尹箴曰茫茫天區畫翼爲京商邑翼翼四方之  
經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風化攸興萬國承流

梁邵陵王讓丹陽尹初表曰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  
戎號已紊彝典況京兆五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  
繼審己循涯自知莫可銜談巷議尤見不勝

梁庾肩吾爲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劔鏃七星非有  
司天之用縑圖五嶽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  
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電方今振鷺盈庭白駒  
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罕聞其讓石門之水  
獲免於貪

少尹

唐書曰李愷爲東京少尹時蕭胤爲尹依倚權貴蒞事多  
不法愷以公直正之人用繫賴又道士孫甌生以左道求  
進託以修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愷必挫之  
五代史後唐書曰李承勳累遷至太原少尹劉守光之僭

號也莊宗遣承勳往使伺其壘端承勳至幽州見守光如  
藩方交聘之禮謁者曰燕王爲帝矣可行朝禮承勳曰吾  
大國使人太原亞尹是唐帝除授燕主自可臣其部人安  
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悅拘留於獄數日出而訊之曰臣  
我乎承勳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  
辱命會王師討守光承勳竟沒於燕中

留守

東觀漢記曰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留守北宮太  
官朝夕送食

後漢書曰車駕征張步留伏湛居守時蒸祭高廟冬祭日

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吳  
志曰孫權征新城使登居守摠知留守事時年穀不豐頗  
有賊盜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

晉書曰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  
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爲東西臺又市謂留臺不預  
後魏書曰高祖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  
加持節

又曰荀頽大駕行幸三川頽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頽  
率禁兵收掩畢獲內外晏然駕還飲至文明太后曰當爾  
之日卿若持疑不卽收捕處分失所則事成不測矣今京  
畿不擾宗廟社稷安者實卿之功也

隋書曰楊瓚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日六  
府事躬一以相付重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  
親信如此

唐書曰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爲東都留守時有道士  
宋欽遂爲中官所使至都所爲橫恣弘機執而囚之因奏

日道士假稱中官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為禍患  
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賜書慰諭仍云不須漏洩  
又日武后垂拱中文昌右丞相蘇良嗣為京留守時尚方  
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  
日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  
菜以與下人爭利也  
又日柳公綽為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  
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疋來市且日朝貢所經過守  
帥每假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于外懼有襲奪太原  
故事亦出兵送之暢至界上公綽獨使牙門將祖孝恭單  
馬勞焉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  
及至關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歸竟不敢有所  
犯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三

職官部五十

內史

郡丞

郡參軍

督郵

內史

史記曰汲黯字長孺公孫弘為相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  
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內史數  
歲官事不廢

漢書曰倪寬遷右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表奏開六輔渠

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闕狹

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右內史以負租課

殿當免民間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襁屬不

絕課更最上由此愈奇寬

晉書曰孔季恭爲吳興內史吳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爲  
崇君居郡事竟無害也  
又曰王蒼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  
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饑死蒼以  
私米作饘粥以飭餓者所濟活甚衆  
梁書曰顧憲之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太  
半棺木尤貴悉裹以生席弃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  
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爲出公祿使綱  
紀營護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祖爲禍皆開冢剖棺  
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諭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  
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  
衡陽之化至矣  
又曰傅昭爲安成內史郡自宋已來兵亂相接郡府舍稱

凶每昏旦聞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  
見甲兵出口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  
忽至飄郡廳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真正所致  
又曰傅昭爲安成內史郡多猛獸爲害常設檻穽昭乃命  
去檻穽猛獸不爲害  
又曰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也爲臨川內史鈞體多疾  
閉閣卧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  
又曰伏暉爲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貞秀  
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勸有十五  
事爲吏人所懷帝善之

隋書曰樊子蓋爲河南內史屢有治績文帝謂曰今爲公  
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也  
唐書曰王及善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授滑州刺史則天

謂曰邊賊反叛卿雖疾病可將妻子日行三十里緩步至彼與朕卧理此州以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善備陳理亂之宜十餘道則天曰彼末事也此爲本也卿不可行乃留拜內史

郡丞

漢書曰黃霸爲潁川郡守有郡丞老病聾督郵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其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又曰黃霸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爲丞處職當於法令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

東觀漢記曰光武議靈臺所處上謂栢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曰臣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言讖非經上大怒曰栢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病卒時年七十餘

又曰趙典兄子温初爲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生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弃官而去後官至三公

謝丞後漢書曰劉平爲濟陽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

漢名臣奏曰張禹奏曰案令丞相奏事司直持案長史將簿中二千石奏事皆與其丞合緣是以臣下各得盡心竭誠而事公明

王隱晉書曰范粵字彦長南陽人僑居清河仕爲郡五官後爲河內郡丞時裴叔則爲河內郡知之爲裴所伏後爲侍御史

隋書曰張須陁爲齊郡丞屬歲饑穀米湧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

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  
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  
責也

又曰王文同爲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短前後  
守令咸憚之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木爲  
大掬埋於廷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掬令其露心於木掬上  
縛四支於小掬以捧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  
視懾氣

唐書官品志曰丹陽會稽吳郡吳興及萬戶郡丞並六百  
石

汝南先賢傳曰周防字偉公年十六任郡小吏世祖巡狩  
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請去  
師事徐州刺史蓋豫明經舉孝廉拜郎中

陸機集上表曰伏見司徒下諫議大夫張暢除當爲豫章  
內史丞暢才思清敏志節貞厲秉心立操早有名譽其年  
時舊比多歷郡守唯暢陵遲白首未齒而佐下藩遂蹈碎  
濁於暢名實居之爲劇前後未始有此愚以爲宜解舉試  
以近縣詔暢旣爲是人所稱便差代

郡參軍

晉書曰阮孚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  
以王務縈心

北史曰盧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年三十八始舉秀  
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爲參軍說刺史裴儁案舊迹脩督  
亢陂溉田萬頃人賴其利

晉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無虞遂共尚無爲貴談莊老  
少有說事外託論公務內但共談笑今卽同舟而載安可

不人人致力耶

督郵

韋昭辯釋名曰釋云督郵主諸縣罰以負郵殷紉攝之也漢書曰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在平陽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皆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延年召上辭問甚奇其對使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徙署督郵河東二十縣分爲兩部閔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

又曰孫寶爲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爲東部督郵入見勅曰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椽部渠有人乎文曰無其人不取空受職寶曰誰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更言其次文曰豺狼方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穉季聞之杜門不通水火穿後牆爲小戶不敢犯法

東觀漢記曰趙勤字孟卿南陽棘人明達好學介然特立太守駱珍召署曹吏至掾督郵太守栢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復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談清論以激厲之霸卽陳責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加良鷹矣下韞卽中又曰虞延陳留人光武東巡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占拜可觀其園陵樹葉皆譜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撻侍御史延因陛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貸御史罪



後漢書曰馬援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  
上公已下皆別 察糺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  
又曰陳球為繁陽令時魏郡守諷縣求賄球不與太守怒  
搃督郵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  
令逐之將致議於天下太守乃止  
司馬彪續漢書曰鐘離意仕郡為督郵縣亭長受民雞酒  
府下記考之意封還記詣問曰意以春秋責重先內後外  
政化之本由近及遠宜先清府內且闕細微太守賢之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謝夷吾字堯卿為西部督郵烏程長  
有罪太守第五倫使夷吾往收之到縣入閤便大哭以三  
百錢為禮便歸倫問其故對曰三十日中當死故不收之  
至時果如其言  
謝承後漢書曰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督郵乘牛車鄉里

號曰軺車督郵慶嘗與友人談論漢無統嗣幸臣專勢世  
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人稱許子伯哭世  
又曰聞人襲為郡督郵行則負擔卧則無被連麕皮以自  
覆不受人一食之費  
魏志曰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  
內李朔等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糺焉朔等請罪不  
復侵掠  
又曰高堂隆字叔平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為諸生太  
守薛悌命為督郵督軍與悌爭名悌而呵之隆案劔叱督  
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  
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起止之  
列異傳曰汝南北部督郵西平劉伯夷有大才略案行到  
習武亭夜宿或曰此亭不可宿伯夷乃獨往宿去火誦詩

書五經訖卧有頃轉東首以絮巾結兩足以幘冠之拔劍解帶夜時有異物稍稍轉近忽來覆伯夷伯夷屈起以袂掩之以帶繫魅呼火照之視得一老狸色赤無毛持火燒殺之明日發視樓屋間得魅所殺人髮結數百枚於是亭遂清靜舊說狸鬃千人得爲神也  
漢魏先賢行狀曰故宗正南陽劉伯字奉先少履清節忠亮正直研精文學無不綜覽嘗爲督郵時豫章太守虞績以饜養穢汙徵至郡界當就法車不肯就坐伯乃拔刀毆績績恐就車乃徑上尚書以肅王道  
廣州先賢傳曰徐徵字君求蒼梧荔浦人少有方直之行不撓之節頗覽書傳尤明律令延熹五年徵爲中部督郵時唐常侍豪貴京師號爲唐獨語遣賓客至蒼梧頗不拘法度徵便收容郡市髡笞乃白太守太守大怒收徵送獄

主簿守閤白此人無故賣買既侵百姓汗辱婦女徐徵上念明政據刑申耻今便治郡無復爪牙之吏後督郵當徒跣行奉諸貴戚賓客耳太守荅知徵爲是迫不得已  
會稽先賢傳曰茅開字季闔餘姚人爲督郵平決厭衆心嘗之部歷其家不入門當路向堂朝拜府君益善之  
鐘離意別傳曰汝南黃讜拜會稽太守召意署北部督郵時郡中大疫黃君轉署意中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門入家賜與醫藥詣神廟爲民禱祭其所臨戶四千餘人後日府君出行火眚百姓攀車言曰明府不須出也但得鍾離督郵民皆活也  
馬融長笛賦序曰融既博覽典雅又好音樂能鼓琴吹笛爲督郵獨卧平陽邸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融聞甚悲遂作長笛賦云尔

刑勇匪敢云不

然齊武王初平朝中齊武王會製法如雷臨問其惡後  
溫煥具首知孫曰願得所管典盡人收首樂能燒學大前  
出此野險賊曹應具首許也

于籍人勞以秋採出許穴骨百餘響車言曰得訊不遂出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三 神風風吳縣崇其神湖可四  
林郡中大吏黃博轉善中消管應意心議車不聚集而  
變通意眼翰曰高而黃博轉善會許太平公意置此神賢  
著之精烈其素不入門當祖向室博轉善其神益善之

會許火寶翰曰其開字率圖殺越人其書理平其想奉心  
想許奉家貴如家容耳太平谷收靈無法也不信曰

念民如熱隊申却今更許將無道承及之更發寶靈會許  
生其守問自此人無其寶貴其對百其行其神文會許上

